

搜索：

智能模糊搜索

搜索

热门关键字：

校际选修

自我介绍

女性

李玲

罗克凌

当前位置：| 主页 > 学术视野 > 其他 >

安琛：另一种风景——方方小说中女性形象再解读

来源：《文学研究》2012.2 作者：安琛 时间：2012-10-31 Tag: 点击：

方方于20世纪80年代初登上文学舞台，其小说创作中所蕴涵的文人气质和取材视野一直为很多评论者所称道，在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方方对各阶层女性生存状态、生存意识的关注和表现具有一定的普泛意义。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方方创作了《何处家园》、《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暗示》、《奔跑的火光》、《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等一系列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清楚看到方方对女性命运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独立思考。

一、桃花灿烂，爱上爱情

爱情是文学创作的永恒话题，仔细阅读方方的小说，我们却从中体察出别样情愫。重读方方爱情题材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大都持有古典的爱情观：对方的正直高雅与风趣幽默是必需的，彼此的两情相悦与相知相爱是必需的，精神性第一，“门当户对”也是不能不考虑的。

《桃花灿烂》中星子一直依恋着栖，栖在觉得和星子无望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和水香谈起恋爱并发生关系，尽管星子确实无法容忍，然而在内心却仍然依恋栖，正如星子的内心独白，虽然此生此世都不会同栖结婚，可她摆脱不了对栖的依恋。是习惯、依恋让星子欲罢不能，但她又确实不能接受栖与水香曾经的交往，所以星子爱上、放不下的只是自己的爱情。小说最后栖不幸患了癌症，星子不顾一切回到了他身边，是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但假若栖并没有患绝症，星子还会回去吗？小说《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中瑶琴的遭遇与转变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些美丽、优秀的女性是多么迷恋自己的爱情而并非特定的那一个“他”的。瑶琴在杨景国死后坚持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终于被说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之后，她发现和自己相处的陈福民在那同一场车祸中也失去了爱人，彼此的怜悯使他们开始互相理解、扶持。然而陈福民不能忍受依然活在瑶琴心中的杨景国，于是他在瑶琴面前试图揭开杨景国的真实样子，杨景国的臭毛病、杨景国的胆小懦弱……最终瑶琴因为故意伤害坐牢，而陈福民在瑶琴的一棒之下成了植物人。瑶琴的所谓爱情碎了，对于死去的杨景国，活着的瑶琴爱上的只是爱情本身而已。再看看《玉树皆秋色》中的女博导华蓉，华蓉的不流世俗使她不得不承受沉重的世俗压力，也正是这种压力使她轻易陷入老五的爱情陷阱中。方方在这里揭示了中国当代女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作为一名女性高级知识分子，华蓉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理想爱情，但她又始终无法接受理想和现实脱节的世俗爱情方式。再看华蓉和老五的爱情，华蓉最为在意的又何尝不是自己的爱情而非老五个人，华蓉的情感经历实质上只是她一个人在恋爱而已，对华蓉来说，真正理想甚至是古典的爱情只是一个梦。华蓉最终没有寻找到自己的理想爱情，尽管如此，从她身上我们还是看到了当代女性知识分子对古典理想爱情的坚守。

在方方的小说中，无论是星子、瑶琴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华蓉，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对爱情的“暧昧”态度，她们心中的爱情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然而世俗世界又总是上演着太多能够经得住时间打磨、耐得住日常繁琐的世俗的真实而实在的爱情。所以一如华蓉们的情感本质仅仅是爱上爱情而已，在她们自己营造的爱情殿堂里，桃花灿烂。

栏目列表

徐虹

其他

阎纯德

路文彬

李玲

方刚

舒芜

刘伯红

热点关注

- 李银河：中国女性地位问题
- 常勤毅：论中西文人女性人
- 赵静：浅谈由张爱玲小说改
- 秦弓：张爱玲对母亲形象
- 邓田田：由《诗经》中的
- 王菊艳：《长生殿》中杨玉
- 李琪：对《十日谈》中女性
- 李银河：性别问题上的生理
- 戴锦华：可见与不可见的女
- 马月兰：《圣经》对西方女
- 马衍：论西门庆之死
- 张红霞：女性“缺席”的判
- 浅析《诗经·国风》中的女
- 陈思和：都市里的民间世界
- 郑悦：女性异化命题的探索
- 潘道正：论《荷马史诗》中
- 姜山秀：徘徊在边缘——四
- 李瑞虹：巫师之痛——中世
- 蒋艳丽：女性建构自我的两
- 李子云 陈惠芬：谁决定了

相关文章

- 查锐仙：消解男女霸权——
- 徐寅：性别视角下的文学与
- 金路杰：女性主义视角下的
- 任婷婷：女性主义视角下的
- 刘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
- 陈琳：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评
- 谢亮：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
- 王佩：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角

- [孙雷: 浅谈生态女性主义在](#)
- [李少伟: 《飘》中女性悲剧](#)

二、何处家园，向死之间

中国的女性文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了长足发展，紧随其来的女性文学批评研究也有了一定突破，活跃于文坛的女性作家和致力于学界的女性文学批评家都在努力追寻女性自身的出路，究竟何处是家园？方方用自己的笔给了我们一定的暗示。

秋月是不幸的，从小寄人篱下，在和男友私奔过程中又因意外被人施暴而最终沦落风尘。我们看到在面对大是大非、面对纷繁复杂社会，或仅仅是在自身安全面前，除了顺应一个接一个的时代、社会、生活潮流外，太多女性并没有反抗之力。老年的秋月成了秋婆后依然不解，“我不晓得我是从哪里出发的，最后还要到哪里去。”（《何处家园》）

同样没有找到答案，找到家园的还有叶桑和黄苏子。方方是女巫，她冷漠操纵着一个个女性的命运沉浮，有时会觉得方方太过残忍，可一切似乎又是定数。《暗示》中叶桑偶然发现老公的背叛遂离家出走，回到娘家后却在一系列暗示下与妹妹的未婚夫发生一夜情，叶桑认为自己终于和老公扯平了，可她并未因此而解开心结，多重心理暗示齐压向她终使她在回家的船上跳水自尽。叶桑选择了诗意死亡，因为不知如何继续存活，不知生命意义如何延续。相较于叶桑，黄苏子是以精神自戕来终结自己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有双重人格精神分裂者黄苏子白天是冷艳的都市白领，夜晚是妖娆的妓女虞兮。黄苏子也曾渴望爱情，在得知她喜欢的男生给自己取名“僵尸佳丽”后，她内心对爱情略有向往的柔情随之而去，正是这种独特的外在环境使她心理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变形。在同曾追求过她的许红兵交往后，黄苏子复苏了爱情，可这爱情的背景却有点骇人：许红兵已有家室，占有黄苏子只为一雪中学时代黄父羞辱之耻，黄苏子的精神世界至此彻底坍塌。黄苏子的生活单调枯燥、毫无生趣，也许正如她所说只是想测试一下人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活法，所以“琵琶坊”里的虞兮也只是她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从淑女到妓女，黄苏子的自虐仅仅是为发泄压抑，如此大的世界却容不下黄苏子一个女人，那间大公寓不是她的家，所以她在寻找，可她并未找到。

方方在以上小说中叙写了都市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揭示出在外界强大伤害力量以及人生困境面前女性承受能力之弱。考虑到当年叶桑对后来妹夫的表白只是淡然一笑，中学的黄苏子对许红兵的情书公开鄙视和唾弃，后来的这些爱情仅仅是爱上爱情的又一个复制品而已。叶桑死了，黄苏子死了，秋月成了秋婆，她们同是可怜人，她们想有归属感，想将心暖一暖，可世界却将所有门都关上了，何处是家园？她们找不到，于是仿佛只剩毁灭，“如果不是生命的毁灭，便是灵魂的毁灭——无耻的苟活与堕落”，（《涉渡之舟》）可即使是向死之间，仍没有答案。

三、奔跑火光，另一种风景

方方女性题材对两性关系的书写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在此依然以其小说中的女性为突破口分析造成其或喜剧或悲剧人生结局背后的深层原因。

何汉晴是方方塑造的一个有趣的女性形象，婆婆、小姨子、丈夫这“三座大山”让她欲罢不能，意欲寻死求解脱却被全家人冷嘲热讽，为了维护最后的自尊，何汉晴毅然决定“出门寻死”，在一系列阴差阳错后终在丈夫的好言相劝下又重新捡起家中那些永远也捡不完的“满地的芝麻”。我们从中体悟到了方方的人生哲学：“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这一场累？可能人就是得把他这一生该受的累受完，才能去死。”（《出门寻死》）面对男权社会施予的无形压力，何汉晴最初选择“逃”这种奔跑方式，遗憾的是她终又选择了妥协。在《水随天去》、《奔跑的火光》中，天美与英芝的反抗似乎更为决绝彻底。

《水随天去》中的天美原本一心一意做三霸的老婆，却因不能生下一男半女被三霸狠心抛弃，面对三霸的冷酷相逼，天美最终借痴痴迷恋她的少年水下杀死三霸得到她想要也是她应得的财产。《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是能拿主意的农村女性，婚后的她才逐渐认清丈夫贵清好吃懒做的无赖相及其父母的毫不讲理与迂腐愚昧，但木已成舟，她毅然选择安心过日子。英芝有上进心，她靠唱歌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不惜出卖自己身体只为攒钱的她仍落了杀夫下狱的结果。由此我们看到即使女性能够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却仍不能取得与男性平等的的话语权。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已被打破，现代女性也已担当起为家庭创造

经济基础的重任，为什么女性依然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想到现代社会中那些受过启蒙且又自觉追求独立的女性，她们是否只是在徒然给自己增加负担？沉淀已久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女性自身的意识觉醒造成了现代女性生存黑暗的根本来源。

方方的小说世界内含深刻的女性批评话语，她不仅批判了女性在行为方式上对男性的依赖与顺从，也揭示了女性反叛方式的表面化与形式化。女性也是个体，尽管女性生活环境逐渐开阔，但女性仍自觉不自觉地恪守着传统行为规范。方方通过对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女性生存的可悲性，同时也反思了女性自身存在的文化以及道德修养的缺憾。何汉晴的要求并不多，她只是需要家人的认同而非冷嘲热讽。何汉晴的寻死结局让她的反抗犹如让人哭笑不得的喜剧，她骨子里的传统思想注定了其反抗只能是走走过场，而天美和英芝的弑夫则显示了女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破釜沉舟的勇气，虽然这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悲惨命运，可这一种决绝的姿态却对男权社会敲响了警钟。

方方曾经说过，生活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想怎样它就怎样。的确，人们在现实面前是无可奈何的，可是在内心深处却又不愿意低头，所以人与生活、现实与内心之间永远无法达到永恒的和谐。方方的小说创作便是要把这种不和谐挑破给我们看，生活本身的残酷以及人在与生活搏斗时人性的扭曲与变异是她给我们的启示，生死、爱恨、梦与现实在方方笔下都具有特别的味道与魔力。纵观方方有关女性题材的小说创作，方方注重的是女性的内在精神追求，这对我们思考挣扎于内心和现实之间、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当代女性的心灵困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戴锦华 .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张清华 .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C].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
- [3]乔以钢 .多彩的旋律 :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 [4]乔以钢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 [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5]方方 .方方作品精选 [M].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 2005.

[\[收藏\]](#) [\[推荐\]](#) [\[评论\]](#) [\[打印\]](#) [\[关闭\]](#)

0
[顶一下](#)

上一篇: [李兰英: 从女性写作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下一篇: [程乔娜: 论当代女性创作的新维度——探索女性创作中的性别抗争与生命关爱](#)

最新评论 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发表评论

评论内容: 不能超过250字, 需审核,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注册](#)